

46集电视连续剧《太平天国》已在全国陆续播出



上卷

太平天国

王庆林 /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王庆林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太平天国



责任编辑:曹立

装帧设计:杨群李栋

太平天国

王庆林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·46 印张

呼和浩特市第一印刷厂印刷

字数:1 300 千字 印数 1—4 000

2000 年 8 月第一版 2000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204-04119-4/I·755 定价:59.80 元(上、中、下)

领袖人物的腐败、无能、昏聩
疯狂的内讧、窝里斗
读了《太平天国》你就明白：

为什么在中国永远是“臣错主无错”？
为什么中国人要永不休止的“窝里斗”？
什么是“农民阶级”？什么是“农民起义”？



内容提要

广东花县落第童生冯云山,不堪忍受满清朝廷的黑暗统治,认为同乡洪秀全生有帝王相,贵有“九五之尊”,因此不断地鼓动他造反。洪秀全迷恋仕途,总要科举成名,耀祖光宗,屡屡落榜,最终大病一场,起了反心。冯、洪二人移花接木,巧借华人牧师梁发编纂的一套宣传基督教的《劝世良言》,欲创建拜上帝会,密谋造反。他们在本乡传教,处处碰壁,洪秀全丧失了信心,不断唉声叹气。

为反清大业,冯云山单枪匹马,深入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区传教,历经千难万苦,五载未归家,终于把贫苦百姓组织起来,建起拜上帝会,一直把教主的位置留给洪秀全。冯云山为帮助洪秀全树立教主权威,聚众捣毁甘王庙,激怒当地恶霸,被捕入狱。为搭救冯云山,洪秀全回到广州,向外国传教士求援不果,再度灰心丧气,回到家中,而不顾冯云山的死活。

冯云山身陷囹圄,历时九个多月,在杨秀清、肖朝贵等人的帮助下,终于走出大牢,说服押送他的解差,共赴紫荆山,图谋反满抗清。冯云山被捕入狱,洪秀全远走广东之时,拜上帝会群龙无首。杨秀清、肖朝贵脱颖而出,带领会众斗败恶霸,再以“天父下凡”、“天兄下凡”之手段号令会众,洪秀全那至高无上的教主地位已不复存在。冯云山明争暗斗,舌战杨、肖,帮助洪秀全夺回教主之地位。

太平天国金田起义之后,洪秀全称天王,沉湎女色,冯云山屡谏无效,恼了洪秀全,开始倚重东王杨秀清,令其节制军中诸王。天军兵

败兼衣渡，南王冯云山不幸殉国，天王洪秀全似有塌天之感。战长沙，西王肖朝贵中炮身亡，天国又失栋梁。

太平军继续北上抗清，顺利拿下南京。天王洪秀全只知享受，不愿理政。杨秀清独掌天国军政大权，渐觉专横，后来竟要逼封万岁。韦昌辉奉洪秀全密诏回天京诛杨秀清，酿成天京惨案，血雨落金陵。

天京内讧终于结束。深藏内宫的洪秀全不善治国，天国朝政日趋颓败。石达开回京辅佐朝政，天国中兴有望。然而，因为洪秀全不信任异姓王，洪仁发、洪仁达欲害翼王。石达开被迫出走，朝政掌在洪家兄弟手中，天朝日渐腐败。迫于朝野压力，洪秀全被迫革去洪仁发、洪仁达的王爵，镌刻“义王”金牌，请石达开回朝辅政。张遂谋说天王反复无常，回京恐有性命之忧。

石达开带兵远走。洪秀全诏命陈玉成、李秀成为正副掌率，辅佐朝政。清军大举围困天京。李秀成出京求援，主持枞阳会议，陈、李合兵，重创湘军，取得三河大捷。几经周折，洪仁玕回归天国，被洪秀全封为干王，辅佐天朝，朝政渐渐理顺，但最终难讨洪秀全欢心，王爵被革。洪家兄弟又掌大权，朝政更加混乱。

英王陈玉成被苗沛霖出卖，英勇就义。翼王石达开被阻大渡河边，全军覆没。石达开带着五岁的儿子赴清军大营，“舍命以全三军”，惨遭凌迟。

湘军围困天京。李秀成统带二十多万天兵破解京围，未能战胜湘军，太平军已为强弩之末。李秀成欲出京求援，贪婪成性的洪家兄弟，趁机勒索他十万两白银……

天军终于被湘军攻破。李秀成不顾自家人死活，保护幼主逃命，最终被俘，囚笼之中写下一份自述，洋洋数万言，论述太平天国由盛到衰之前因后果，归纳出“天国十误”，将“东王令李开芳、林凤祥扫北败亡之大误”列为误国之首，挥笔再书“东王、北王两家相杀”、“翼王与主不和君臣而疑”、“主不信外臣，用其长、次兄为辅”、“主不问政事”、“封王太多”、“国不用贤才”、“立政无章”等“误国误命者”……

楔 子

上苍骤然而阴。头上浓云如墨。逢得月中，夜空难得皓月。远近的大山与夜色的黑沉，溶成一团，难分层次。

此时北风又紧，似刀刮骨；冻雨渐密，如针刺心。远山野猿啼寒，声声凄婉，让人顿生悲凉；村中家犬吠声，阵阵紧促，令人愈加惶恐。

约在酉时前后，耳边风声还在，房外雨脚稀了。

倏地，山路上的那一点火光，刺破无边的夜幕，亮在了曾玉珍家的打谷场上。那点火光，犹如火种，点亮无数个火把，顷刻间汇成了几条火龙，明晃晃地流动在曲曲弯弯的山路上，齐齐地聚到大冲，照亮曾家大屋的谷场，照亮了紫荆山。

“恳请天父皇上帝，广施鸿恩，看顾你那苦难的儿子，护佑他莫受妖魔侵害……”

在那松明子、竹枝与麻秸杆等物燃起的火光之中，平隘山下古棚的肖朝贵领头，人们为来此传教的先生冯云山祈祷，个个心诚意笃，人人眼中垂泪。

曾家场上，人人心头都有怒火，从那几百个胸腔里面出来的声音，汇集一处，那不断“恳请天父皇上帝”的祈祷，便如春雷经天，轰

然有响……

又逢新墟集日，鹏隘山的大小路径，照例不断行人。与往日不同，前来新墟镇上赶墟的人，大都是紫荆山中的炭户。他们或担或背，成群结队而来，一大早便把新墟街上摆得几溜漆黑，却是只卖不买，急于出手的人都是自家烧的上好木炭。

物以稀者为贵。这么多的木炭同日上市，即使尚未“打春”，山里人仍要炭火驱寒，炭价也唰地一下贱了下来。那些炭佬却好说话，只要你买，不论多少，给钱就行。

后来，即使不是新墟集日，也不断有人前来卖木炭，依然不争炭价高低，还是给钱就卖。

涌进新墟街上的那些炭佬，其实不光卖炭，还会典当出让家具杂物，而且不论衣裤鞋帽、桌椅板凳、锹镢锄耙、锅碗瓢盆、只要摆了出来，只要有人问价，只要人家肯要，即使在价钱上吃了大亏，他们也会顿足成交，让人拿走……

“怎的，真是给钱就卖呀？”

“喂，我说你们的日子不想过了是怎地？”

不知内情，觉得蹊跷，有的人得了便宜还要卖乖，那几日的新墟街上，时常有人这样惊叹。

世上人谁都不傻，那些炭佬，不是真地“不想过了”。他们都是拜上帝会的信徒，特别崇拜忠厚诚朴的传教先生冯云山。这几天出现在新墟街上的“给钱就卖”，是炭佬们正在筹款，他们急等这笔钱到桂平大牢去搭救冯先生。

公元一千八百四十八年的一月十七日，也就是大清道光二十七年腊月十二那天夜里，广西桂平县紫荆山石人村的秀才王作新、石狗村的秀才王大作，买下了巡检老爷王基，就以“借名教书传道，实则结盟谋叛”之罪名，派手下的团练练丁，抓了冯云山，把他和高坑冲的“乱民”芦六绑在一起，连夜送进大湟江巡检司，打入桂平县大牢。

要与王家弟兄见个高低，也好搭救冯先生与芦六，曾家大屋的曾云正，忙着进城寻找门路；武宣人曾水源，特意找到大湟江村当讼师的王玉昆，帮着上下打点。

紫荆山里的拜上帝会，那几千个会众，已经把王家兄弟恨之入骨。他们要与王家的秀才老爷较量较量，知道衙门里的人爱财，便横下数千条心，即使倾家荡产，也要让他们已经离不开的冯先生早日脱得囹圄之灾……

这，就是太平天国史书上的“科炭之功”。

说来令人难以相信，为营救冯云山而起的“科炭”，发起者竟然是东旺冲那个又呆又傻的杨秀清。

冯云山入狱以后不久，杨秀清便得了一场怪病。

——眼睛肿如熟桃，两只耳朵一齐流脓，双脚站立不稳，却还又呆又愣，见了人，傻呵呵地连句整话都不会说。

众人都觉奇异，以为不祥之兆。

然而，那天他傻呵呵地在路上走着，重重地摔个跟头，再爬起来，便也出了奇事。他傻了几十天，哑了两个多月，路都走不好，如今不仅能开口说话，还会神采奕奕地以那充满了威慑力的嗓音向人们宣称：

“吾乃天父今下凡，谁都不能把我瞒！”

从那以后，杨秀清不仅能查得别人尚未知晓之事，据以责人之罪，还能以他那肉身，代天父上主皇上帝传言，要拜上帝会的会众都听他的指派。

“天父下凡”之后，与杨秀清比邻而居的萧朝贵，也称“天兄”耶稣下凡附体，有了代天兄传言之身。

那时候，芦六已经痠死在大牢之中，王家兄弟早把百两纹银送进县衙内院，贿赂好了桂平县的知县老爷王烈，非要为冯云山买上一条死路。

人在异土他乡，还陷在大牢里面，吉凶未知，冯云山并不畏死。沧

海横流，朝廷腐败，天下人思想变。他已经断定：“独拜上帝，不拜邪神”的拜上帝会，绝非“天地会”、“白莲教”等山堂可比，日后成了气候，杀出紫荆山，定能夺取爱新觉罗家的天下，还天下百姓一个丰衣足食、人人平等的太平天国。

他不泯反清壮志，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胸中早有大举蓝图，知道紫荆山的弟兄们不会屈从王家之淫威，亦知王烈那草包无奈于他，就在那臭哄哄的牢房里面，仿照《周礼》，制定出太平天国的军制，还要制订以公元为纪年的《太平天历》，意欲更改正朔，不从旧之“皇历”

.....

目 录

上 卷

楔子	1
----------	---

第 一 章 偈语隐玄机	1
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一个书生，蹲在三元观门前。老道月明对那书生说，施主非比凡夫，乃成就轰轰烈烈之大事者，日后必将发达。那书生写个“洪”字，赖汉英写个“赖”字，月明送他们个“洪日在天，赖得后尊；逢得辛开，笑看半壁江山”之偈语，说罢“天机不可泄露”，竟然驾鹤归天……

第 二 章 夜黑钟鼓楼	10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夜幕障眼。风流才子胡林翼，设下一个圈套，把曾国藩诳到了花街柳巷，原想狎妓吃酒，找一个乐子，没想到一通钟一通鼓，竟会把曾国藩这内阁学士的泪水给引逗下来。紫荆山里，一场纷论，弟兄都失常态，皆因庙里那尊甘王神像……

第 三 章 兄弟起纷争	20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洪秀全朝令夕改，险些没误大事。冯云山说，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非君子之所为。洪秀全说，山民愚顽，多数尚未皈依本教，若要服得会众，还得先行论理。冯云山说，空口论理为迂夫之所为，不足为取；说羔羊温顺，因而总遭屠刀，虎豹暴戾，方得兽中之王；说欺软怕硬本是人之劣根；说无力打人者才要讲理……

第四章 不第起反心 30

洪秀全幼时便有“夜浴鱼池，摇动满天星斗；早登麟阁，力挽三代乾坤”奇联。他想要科举成名，耀祖光宗，终因时乖命蹇，屡考不中，大病一场。得知科场之内幕，洪秀全咬牙说：官府太黑暗！再考不中，要造反了！冯云山说：你若造反，我定帮你……

第五章 巧遇龙藏街 41

一套宣传基督教的《劝世良言》，被洪秀全视为天书。“有饭大家吃，有衣大家穿，有福同享，有祸同遭，男女平等，谁也不准欺负谁”，却被冯云山演绎成拜上帝会的教义。他要借此敲响大清王朝的丧钟，与爱新觉罗家族争夺天下……

第六章 花县拜上帝 53

青楼窑儿姐，名压群芳，常有皇亲国戚和达官显贵们围着她们的裙子转；嫖娼狎妓，可标明身份非凡；花楼吃酒，已成大清官场时尚。胡林翼之所以敢与“嬉春院”的媚春打赌，说曾国藩定然会随他到她的房里来吃花酒，并非心血来潮……

第七章 南国得奇梦 66

见到了“嬉春院”门外的红灯和门楣上的那块招牌，突来的一阵心惊肉跳，让曾国藩有了一种作贼似的感觉。他不由得打一个寒噤，心中顿觉发慌，紧走几步，追上胡林翼，一把拉住他的棉袍，急急地问他，你究竟把酒席摆在了哪里……

第八章 报晓黑蜘蛛 76

洪秀全要到泉州捣庙，临行之前，大大的一只黑蜘蛛落丝而下，恰好面南朝北地垂落到洪秀全的面前，虎视眈眈。那时天已拂晓。冯云山说：早报喜，晚报忧，此乃喜蛛也。洪秀全心里想的是：那黑黑的大家伙，真的会报喜吗……

第九章 大道君王全 86

高高在上的天父，“推勘妖魔作怪之由，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”，说东海老龙妖，也叫阎罗妖，是妖魔头子，世上数他最坏。洪秀全大病之时，一场怪梦，整整做了三十三天。冯云山问洪秀全，谁是那个东海老龙妖？洪秀全告诉他，东海老龙妖与阎罗妖，就是当今的满清皇上……

第十章 草檄斥凶妖 99

洪秀全披发仗剑，毁了自家的灶君、财神，砍倒塾馆中的“大成至圣先师孔子”神位，撕下文昌、魁星画像，因此丢了塾师饭碗，说是“大道难行”，再也不敢妄提自家是天王。冯云山叹在心里，并未灰心，还要想办法，“激他一下”……

第十一章 决非斗寡门 112

湖南湘乡，曾有“巨蟒转世”之说，说曾国藩的身上全是蟒鳞，两只手掌，连个纹路都没有。窑儿姐迎春说长在他身上的不是蟒鳞，纯粹是臃肿。媚春却说，想想也怪，他这么一个冷若冰霜的人，竟然也会为干我们这一行当的姐妹写得那么动情的一副对子……

第十二章 退而论书策 123

一个牧师从《圣经》上摘抄下来的一句话，令冯云山茅塞顿开。他要怂恿洪秀全造反，推翻满清朝廷，创建了拜上帝会，还要与他一起云游山川传教，教导世人，敬拜上帝，连名字都改了。洪秀全说，走他娘的！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……

第十三章 看老夫手段 133

冯云山抛砖引玉，石达开撰得一副绝好妙联。贴到龙山的剃头棚门前，引来满堂彩。冯云山欣然感叹：八桂大地，果然藏龙卧虎！石人村的秀才王作新，为施报复，设下陷阱，意欲加害冯云山，没想到被一个浪荡女人走漏消息

.....

第十四章 恶梦夜惊魂 143

一只老虎，将洪秀全的尸体，叨到了赖惜英的眼前，血淋淋的，吓得她心惊肉跳——南柯一梦，令她柔肠寸断。洪仁发却说，一个败家子儿就够人受了，你也想着嘴唇上抹粉，脚底板涂油——白吃白喝还想光光溜溜地浪荡风光……

第十五章 娼妓戏官差 152

嫖妓既为京城时尚，名妓手眼通天，青楼鴿儿，其实是老虎的屁股。和惠常与娼门里的婊子打交道，知道她们心里没数的时候，才会装聋作哑。听得她们叫嚷起来，他慌了神色，费好大劲，才从娼春怀里挣脱出去，想要夺门而出，已经晚了……

第十六章 怒捣六乌神 162

胡林翼花钱买官，不甘被人敲诈，动动脑筋，赚得一个“收条”，要问个明白。户部“捐纳房”的主管司员，见了胡林翼的收条，果然是陈永禄亲笔所具，心头一惊，屁股便从座位上抬了起来：你这凭据，怎么搞来的？胡林翼愤忿难奈：难道我堂堂翰林院学士，前来讹诈你不成……

第十七章 气如下山虎 173

洪秀全惹下了大祸，又犯执拗脾气，一连几个“滚”字，非要冯云山离开赐谷村。冯云山被逼无奈，眼含着眼泪，一步三回头地朝门外走去，心里还盼着洪秀全喊他回来。然而，洪秀全终于开口说话，却是对着院里那几个等着受洗的人说的：你们几个，也都给我走！本教主今天要歇息……

第十八章 赐谷村奇闻 183

一阵阴风，刮进六乌庙，倏地一下将庙祝桌上的油灯吹灭。无了光亮，房里唰地一下黑了。那个庙祝浑身刺痒，

正在兀自发惊,半空中又飘来歌声,有男声有女声,时高时低,隐隐约约地传进了他的耳鼓,令他毛骨悚然。夜半歌声,唱的是:上帝看护太平王,谁想碰他谁遭殃……

第十九章 人桂遇凶险 196

洪秀全徒步行走,经官窑、广利等处,抵达梅子汛,其实尚未进入广西,突然碰上强盗,拦路抢劫,将他围在山路上。洪秀全本来是文人,遭此意外,并未慌张,竟然于仓促之中拔出“斩妖剑”,摆个姿势,大喝了一声:有种的过来吧……

第二十章 紫水活蛟龙 207

王作新跑到石狗村,怂恿堂兄王大作,说不想法治治拜上帝会那拨穷鬼,不拍了他冯云山这个毒尖儿,恐怕没咱的好日子过,恐怕国无宁日。王大作说,他那是想作反。有他那一个“反”字,王家兄弟便要置冯云山于死地……

第二十一章 大意铸大错 218

有钱能使鬼推磨。王作新捅出“红包”,想要冯云山的性命,巡检老爷王基很快把县太爷的批示讨了回来。然而,见了县太爷的那个批示,登时把那霸道的秀才老爷气了个半死……

第二十二章 水落石未出 230

和惠夜闯“嬉春院”,要抓胡林翼。曾国藩无意中得个消息,让他拣了个便宜,却坏了和惠的好事。何绍基与欧阳兆熊不明实情,各有感慨。胡林翼愤然而叹:难怪国势日趋衰落,外夷屡屡犯边!唉,以后怕是再无康乾盛世了……

第二十三章 公堂斗昏官 243

尽管不是初次交往,县大爷王烈对冯云山并不生疏,却也没想到他竟然如此博学。然而,“瓷公鸡”王作新忍痛拔“毛”,买通了王烈身边的钱师爷与枕边的如夫人,一起

为他说情,已经让他把“王家人手紧”的概念打破,王烈忘了他那“捏饰大题架控”与“是否挟嫌滋累”的批示,则要给王家兄弟第一个“公道”……

第二十四章 营救冯云山 255

为搭救冯云山,洪秀全急赴广州,然而,主张弛禁“洋教”的两广总督耆英已经调任。他再去央求罗孝全,知道那场官司因为他们捣毁神庙而来,那碧眼金发的美国传教士操着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:哈罗,洪,你们信的不是基督教,信的是魔鬼……

第二十五章 狱中创天历 266

抓走了冯云山,王作新曾经扬言:三天之内,把紫荆山里的拜上帝佬全部斩净杀绝。芦六嫂吊死在王家大门之后,王家那黑漆包铜的门板上,不知被谁给插上了一把明晃晃的尖刀——刀下扎着一张白纸,上面写着“不要欺人太甚”……

第二十六章 紫荆风云会 278

群雄于狱中相会,冯云山百感交集,叹一声天道不公,伤感上来,嚤嚤而泣。刑房讼师王玉昆,并不多劝,他说:失之东隅,收之桑榆。冯先生乃有志之士,不该有此妇人之举……

第二十七章 天父降紫荆 289

得了杨秀清等人的营救,冯云山终于得见天日,心中自然感慨万千。然而冯云山不知道,就在杨秀清等人发动紫荆山里的那些炭户“科炭”的时候,其实也是为了搭救他,石人村那浪荡女人潘氏,却被她那同村的“相好”陈炳疤,活活地掐死在了山林之中……

第二十八章 悲欢不是愁 301

杨秀清能“代天父传言”,使洪秀全至高无上的教主权威已经不复存在,这领导权威的变化,大大出乎冯云山

的意料。冯云山想,如果不把以谁为主的事情解决好,莫说举旗起义,推翻满妖,恐怕连紫荆山都打不出去,拜上帝会便会发生内乱。他想,这不是小事,绝不能等闲视之……

第二十九章 天兄落凡尘 314

韦昌辉花钱买个“监生”功名,招来一场灾祸,被人家扭送到巡检司衙门去论罪。遭此奇耻大辱,韦源介痛不欲生,在病床上教导韦昌辉弟兄,说你们的日子还长,一定要记住今日之辱,将来得了手,要杀他谢家、蓝家满门,老小不留……

第三十章 排位初纷争 327

杨秀清、肖朝贵以“高老山山令遵正,十字有一笔祈祈”发号施令,要拜上帝会的会众都听他们指挥。冯云山要探他们的口风。杨秀清直言不讳:我们只服冯先生,不提洪秀全。冯先生愿为教主,我们甘心为你牵马坠蹬。冯云山闻听此言,心中有些意外:这不是儿戏,不可如此妄言……

第三十一章 斧降与哥降 342

好一番明争暗斗,冯云山终于将杨秀清与肖朝贵降服。洪秀全的教主位置已然固若金汤,将来若建立太平天国,天王之位,非他莫属。如此,洪秀全又看到了希望,激情上来,大笔一挥,再次写诗明志:近世烟氛大不同,知天有意启英雄……

第三十二章 祸因孽疤起 356

因为一头牛,引发一场大规模的来、土械斗。官府偏袒土著居民,客家人死伤无数,财产尽失。孤立无援的来人,无处可去,纷纷投奔拜上帝会,寻求保护。金田起义前夕,洪仁发带人回花县,去接应冯云山的家眷,却因洒误事,陷入贵县大牢之中……

第三十三章 连连两报丧 368